

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

大刺客

行刺天下系列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行刺天下系列

大
刺
客

(下)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三十三章	疑云重重	(665)
第三十四章	抽丝剥茧	(685)
第三十五章	排难解纷	(705)
第三十六章	风雨神庙	(726)
第三十七章	六合瘟神	(746)
第三十八章	礼尚往来	(767)
第三十九章	各展神通	(788)
第四十章	晋北群盗	(809)
第四十一章	扶沟屠狼	(830)
第四十二章	勇闯贼巢	(852)
第四十三章	将计就计	(874)
第四十四章	马失前蹄	(895)
第四十五章	紧蹙不舍	(916)
第四十六章	再接再厉	(936)
第四十七章	最后一注	(956)
第四十八章	烟消云散	(977)

第三十三章 疑云重重

天魁星横行江湖数十年，名头不比宇内十一大高手差多少，真才实学甚至比十一大高手中的几个还要扎实些，在林彦的剑下，竟然毫无还手之力，片刻间便中剑受创。曹明不是傻瓜，当然不愿拿自己的老命开玩笑，怎敢逞强动手与林彦相搏？乖乖地认栽服输，不敢不与林彦合作去追卓三。

收了剑，曹明向江边举步急走。

人影一闪，林彦抢出劈面拦住了。

“阁下，你仍在心存歹念。”林彦阴森森地说。

“你……这话有何用意？”曹明恍然问。

“你往何处走？”

“江边去找卓三的藏船处。”曹明向江边一指：“此去仅里余……”

“你是不想活了。”

“什么？你……”

“山上游水势凶猛，那一带地势在下已经看过了，江滨乱石崩流，就算可以藏船，也无路可以抬下小舟泛水，你居然要带在下去那地方找，哼！”

“请别误会。”曹明心中一宽：“不错，山下游才有江湾泊舟，卓三的小舟确是藏在下游。”曹明往西一指：“如果绕孤山东面去追，永远休想追及，所以必须从孤山近江一面……”

“胡说！孤山临江一面绝壁百寻，猿猴亦难飞渡，脱衣下水去追吗？”林彦向东一指：“他们是从东面走的。”

“在下于岩石间藏有竹筏，从水中去追或许能追及。你如果要绕山去追，追不上可不要怪我。”

“哦！原来你也有防险的把戏。”林彦恍然：“必要时可从此地利用竹筏逃生。心怀鬼胎的人，时时严防意外。万一仇家找上门来，他们必定封锁你的码头，决不会想到你从山下脱身，想得真是周到，走！”

同一时间，一艘中型快船冲上孤山下游的江湾，一群美妇涌上江岸，两面一分，迅疾地隐入林中。

芝姑娘双手被反绑在身后，由两名美妇挟持着，奔入江边的树林。

曹明为了保命，所以脚下甚快，窜高纵低迅若惊鹿，片刻间便接近了山麓，钻入一处杂树林，便看到一间小茅篷。

一声唢呐，茅篷内钻出两名村夫打扮的壮汉。

“快准备竹筏，快！”曹明老远便大叫：“朋友有急需，快！”

两壮汉已看出主人神色不对，瞥了跟在后面的林彦一眼，火速从衣下拔出晶亮的匕首。

“不，不要妄动。”曹明奔近急叫：“我不要紧。把竹筏放下去，快！”

两壮汉收了匕首，奔向乱石杂树丛生的隐蔽处，抬出一具竹筏，奔向江边。

一阵好忙，竹筏从三四丈高的高崖吊下水中，四个人援绳下攀。

竹筏由七枝大竹制成，长有两丈五六，载四个人毫无困难，备有四支手桨，顺流下放速度甚快。

同一期间，下游茂林中剧变已生。

卓三领着四位伙伴，五个人飞掠而走，逃离住处绕山扑奔山

南的树林。他们确是从屋后逃走的，逃至屋侧伏在草木丛中静候变化，希望林彦中伏跌入地窟，或者让天魁星去挡灾。

等到林彦出屋，天魁星果然出面截击。五个高手都是鬼精灵的老江湖，一看天魁星虎头蛇尾的狼狈相，便知天魁星不足恃，主人曹明定然也是银样蜡枪头，因此立即见机溜走。

山下游的江湾坡度平缓，舟船可以直接靠岸停泊。距岸百十步，茂林深处建了一座粗木架成的茅屋间，屋侧的另一座茅篷中，藏了一艘小艇，四个人便可将小艇抬至江边，出入极为方便，谁也不会料想到屋中藏有舟艇，舟艇应该放在江边的。

屋中这天藏匿着七个人，其中就有府城至善亭码头一带的老大鱼鹰赵长江，这家伙生得手长脚长，瘦得像头饿鹰，长脖子尖嘴勾鼻，真像一头水老鸦。水老鸦真名叫鸬鹚，也称鱼鹰，在水中捉鱼的本领出类拔萃，但怪模怪样难看已极。在湖广一带，用鱼鹰捕鱼相当普遍，百十斤大的鱼，嗅到鱼鹰那特殊的臭味，必定亡命窜逃，决不敢反抗，是天生的鱼类的克星。

鱼鹰赵长江长相固然难看，武功可是呱呱叫的，名列夷陵码头英雄第一把交椅，心狠手辣出名的泼辣敢拼，一些外地的江湖高手，真不敢轻易得罪这位地头蛇，一流人物得罪了他，很可能被他弄个灰头土脸，甚至会送掉老命。

七个人正在屋里进早膳，大碗鱼大盘肉，酒香扑鼻，八仙桌上汤水淋漓。

鱼鹰右手握着酒碗，左手抓住红烧鲤鱼头往嘴里塞，鱼骨在他口内格勒勒怪响，吃鱼头不吐骨是他的绝技，旁人无法仿效的怪习惯令人咋舌。

吞下口中的骨肉，灌了一口酒，他放下酒碗说：“奇怪，卓老兄不知是否已经通知了那些人，天亮这么久，怎么还不见他们前来讨信息？”

“如果卓三爷打发不了姓林小辈，老九那些人当然不会来

了。”一个左颊有刀疤的人含糊地说，口中塞满了尚未咽下的鱼肉：“那些人精明得很，比咱们这些人阴险得多，狠得多。我敢打赌，他们必定派有眼线，暗中监视卓三爷预定动手的埋伏处所，风声不对，他们溜得一定比卓三爷快，决不会仍跑来暴露他们的身份自找麻烦。”

“老大，那叫老九的人到底是何来路？”另一位留了山羊胡的人问。

“我不好问，他们的口风紧得很。”鱼鹰苦笑：“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兄弟，我能问？他给咱们四百两银子，指定要掳那四个人。接着又要我找两个手脚了得，善用暗器暗杀的兄弟去行刺，亲交红货银子四十两，不管事成与否。巧的是他似乎已料定行刺不会成功，另外安排将人诱过江来擒捉的妙计。如果我所料不差，那叫老九的人，一定与卓三老兄有交情，不然怎知卓三必定肯帮忙？”

“也许卓三事先已得到丰盛的好处呢？”颊有刀疤的人说：“他们出手大方得很，来路不明，计算极精，老大，咱们得千万小心防着点才行。”

“对，真得加倍小心提防。”留山羊胡的人说：“他们指定要四个人，咱们一个也没替他们弄到手……”

“鬼话！也许咱们的人已经得手了。”鱼鹰打断对方的话：“要计算几个毫无戒心的人，保证可以成功。”

“迄今为止，对江尔雅台还不见挂出信号，显然咱们的人并未成功。”

“见鬼！江上有薄雾，连城都看不见，怎看得见尔雅台上的信号？”鱼鹰信心十足地说：“恐怕用不着将人引过江来了，咱们的人已经得手啦！也许这就是卓老兄迄今仍未赶来的缘故……噢！外面有人来，咱们不该不派警哨……”

木门开处，卓三在外急叫：“大事不妙，快备船过江。”

“咦！卓老兄，怎么啦？”鱼鹰跳起来惊问，酒碗失手打翻在桌上。

“人已引过江来了，来了一个，兄弟不是敌手，天魁星金前辈挡不住，曹大爷也不行，咱们必须……”

不远处，突然传出一声暴喝：“什么人？”

卓三飞快地转身，一闪不见。

堂屋中一乱，七个人投箸而起，纷向外抢。

鱼鹰警觉地抓起桌下搁着的分水钩，挟在肋下抢出门外，怔住了。

卓三带来的四个人，在门外不远处一字排开，兵刃在手严阵以待。

四周都有人，茅屋已被包围。

三丈外一株大树下，一位穿宝蓝色衣裙，美艳绝伦的少妇，正用凌厉的眼神，狠盯着刚将盘龙护手钩撤出的卓三，眼神极为凌厉，绝不像瞟媚眼那么令人受用。

少妇左方，草丛中徐徐站起另一位穿黛绿衣裙的美妇。

就这样，美妇们一个接一个陆续现身，共有七名之多，有三位似乎是十三四岁的侍女。

最后现身的是一位粗壮大汉，将一个青衣人推出，一掌将人劈翻，说：“已用不着你了，滚！”

鱼鹰大惊，骇然叫：“魏兄弟，是你？”

青衣人跪起一条腿，嗔声叫：“老……老大，小……小弟是……是不……不得已，不……不能不招……我……我该死，原……原谅我……”

“快滚！”大汉沉喝：“家主母不杀你，算你的祖上有德，你不想活了？”

魏兄弟哀叫一声，连滚带爬向侧方逃命，不敢向鱼鹰这一面再看，大概知道鱼鹰不会饶他，径自逃命去了。

鱼鹰本来是个色中饿鬼，但今天，在这些一个比一个美，一个比一个娇的美女面前，包天的色胆缩小了，在一双双清亮动人的媚目注视下，他竟然感到心中发冷，浑身汗毛直竖。

“你们是些什么人？”他硬着头皮问：“找我卓三有何贵干？”

“你就是卓三？很好很好。”穿宝蓝色衣裙的美妇阴森森地说：“你们掳走的三个人，目下藏在何处？”

“什么三个人？”

“该死的东西！你还敢装糊涂？弟妹。”美妇向穿黛绿衣裙的美妇挥手：“要活的。”

穿黛绿衣裙的美妇，正是在客店中被林彦惊走的人，应喏一声，莲步轻移，裙袂飘动中排草而进。

“这鬼女人居然提得动剑，异数。”挟齐眉棍的大汉嘲弄地说：“老大，兄弟先把她弄到手，送给老大快活快活。”

美妇冷冷一笑，媚目中杀机怒涌，脚下一紧。

大汉也向前迎去，齐眉棍一伸，流里流气地说：“小娘子，慢来，在下……”

绿影冉冉而至，像幽灵般飘到，剑气压体。

大汉吃了一惊，本能地棍尾一抖拉开马步。

太慢了，剑虹不可思议地从棍侧楔入，恍若电光一闪，速度似乎平空增加了十倍，绝不是大汉这种身手的人所能挡得住的。

齐眉棍比剑长了一倍，练到家威力十分惊人，决不可能让剑近身。可惜大汉练不到家，一照面便完了。

“哎……”大汉嘎声叫，剑已贯入心坎要害，锋尖透背而出。

美妇飘退八尺，冷森森地说：“你活不活无关宏旨，你要带着一张脏嘴下十八层地狱。”

“噗”一声响，大汉丢掉棍，身形一晃，眼珠似要突出眶外，张大着嘴叫不出声音，接着向前一栽。

鱼鹰满脸苍白，几难相信眼前的事实，怎么自己的同伴不出

招封架，眼睁睁让剑突入一剑穿心？

旁观者清，但他竟然未能看清美妇是如何出剑的。

“你上！”美妇用剑向鱼鹰一指：“你也可以多说几句轻薄的话，看你死不死得了。”

“泼妇们厉害。”挟花枪的大汉挺枪冲出大叫：“咱们杀出一条生路来，往北冲！”

迎面把守着一名少妇长剑一挥，吸引花枪拨架，左手乘机一抖，一条翠绿色的绸带化虹而出，半分不差缠住了大汉的脖子，猛地一带。

“砰！”大汉被拖倒在地，来不及挣扎，剑尖下降，拍一声横拍在大汉的顶门上，花枪丢了，人也昏了。

卓三的人比美妇们多了近一倍，全力突围，按理应该可以逃掉几个的。可是，一阵大乱之后，一个也没逃掉，一个个先后倒地。

最后被击倒的人是鱼鹰和卓三。卓三的盘龙护手钩竟护不住手，被穿宝蓝色衣裙的美妇击中三剑，最后一剑刺穿了右肘，然后右膝挨了一弓鞋，膝骨碎裂倒地不起。

“快问口供。”穿宝蓝色衣裙的美妇，收剑向按住卓三的一名侍女发令。

江边方向，突然传来一声女性嗓子所发的长啸。

美妇脸色一变，急叫：“带上俘虏。弟妹，我们先一步赶回去。”

两美妇急急先走，穿林约三四十步，对面枝叶摇摇，青色的快速身影冉冉而至。

这一带枝叶繁茂，枝林低矮，不易看清来人的面目。穿宝蓝色衣裙美妇倏然止步，拔剑娇叱：“慢来！站住……”

来人是林彦。先入为主，他已在竹筏靠岸时，看到不远处靠岸插篙的中型快船舱面上，有穿衣裙的女人守望，以为是昨晚袭

击客店，掳走芝姑娘的那群女人，前来接走卓三、鱼鹰的主谋正凶，所以竹筏一靠岸，便丢下曹明三个人，以全速向呐喊声传来处飞赶，来得正是时候。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不认识穿宝蓝色衣裙的美妇，却记得穿黛绿衫裙的女人。

一声怒啸，他单剑猛扑而上。

“铮！”美妇封出一剑，龙吟震耳，剑气激荡。

挟忿出手，岂同小可？

美妇惊呼一声，斜撞出丈外，剑几乎脱手，枝叶摇摇撞势甚猛。

“铮！”穿黛绿衫裙的美妇也接了一剑，也连人带剑被震飞丈外。

“你走不了！”他怒吼，如影随形跟到，剑吐千朵白莲，无畏地追击，恍若电耀霆击。

绿衣美妇反应极为敏捷，知道自己决难封架这可怖的雷霆一击，断然放弃接招的意图，想接也力不从心，乘势躺倒奋身急滚。幸而身侧有一株大树，被她准确地滚过，避过林彦压力万钧的致命一剑，生死间不容发，惊出一身冷汗。

不等林彦及时折向追袭，蓝衣美妇已扑到抢救同伴，剑光临林彦的后心，剑虹划空剑气迸发。

“铮！”林彦只好旋身反击，放弃追袭绿衣美妇的大好机会。

接着是一连串空前猛烈、令人目眩神移惊心动魄的抢攻。林彦发觉对方剑上的力道逐步在加重，而其中含一种极为诡异的怪劲直撼心脉，封架的剑势也变得更加神奥，更为诡奇。因此，他掏出了真才实学，威震武林的狂澜十二式终于被逼出来了。

双方皆在增加压力，蓝衣美妇相形之下，仍然无法取得平衡优势。

林彦一口气攻了十余剑，把蓝衣美妇直逼出五丈外，附近的

枝叶蔓草，如被罡风所摧，枝叶纷飞，脚下的草全被夷平折断。

最后传出一声铿锵金鸣，双剑终于搭上了，距离适中，谁也不敢先变招，猛烈的恶斗突然静止。

林彦感到对方剑上传来的压力突又改变，变得转拒为吸，那不可思议的阴柔吸力起初并不怎样，然后愈来愈强烈，他所发的压力愈重，对方的吸力愈强，似乎可以转化他的内力，但却无法压偏对方的剑尖争取中宫，净是压力被吸消失于无形。

按常情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压力加上对方的吸引力，一定可以把对方的剑迫出偏门。可是，不可能发生的事突然发生了，所发的万钧压力达到某一程度，便不着痕迹地消失了，无法取得中宫送剑长驱直入的机会。

他不能被缠住，时不我留，绿衣美妇已经理好衫裙即将接近，前后夹攻他岂不完了？

心念一动，他的呼吸突然有了变化。

乾罡坤极大真力，天痴钟离云玃隐世奇人所参的功参造化绝学，在适转念之间，突然发生作用。

绿衣美妇终于掠到，苍白的面庞充满惊怒的神情，星目中杀机极浓，挺剑冲上叫：“嫂嫂，我要毙了他！”

传出林彦一声沉叱，接着暴响震耳，罡风迸发，锐物破空飞行所发的异啸令人毛骨悚然。

蓝衣美妇的剑身不见了，化为寸断向两侧飞散。

“嗯……”蓝衣美妇虚脱地叫，暴退八尺踉跄后退，“嘭”一声背部撞在树干上，得以保持不倒，脸庞苍白如纸，樱唇失去血色，手一松，仅剩的剑把失手坠地，双目无神，娇躯摇晃不定，用近乎嘶哑的声音说：“弟妹……不……不要枉送……性……命……”

林彦神色冷酷，转身面对着冲来的绿衣美妇，嘴角出现残忍的冷笑，仍在殷殷龙吟的长剑，剑尖徐升。

绿衣美妇骇然大惊，冲势倏止。

“轮到你了！”林彦阴森森地说。

绿衣美妇打一冷战，退了一步。

林彦举步欺近，虎目中冷电四射。

“住手！”北面沉喝声震耳。

林彦刚身剑合一冲进，闻声止步。

两个中年美妇首先抢到，双剑一合，挡在绿衣美妇身前。一位侍女绕侧奔过，扶住摇摇欲倒的蓝衣美妇。

两个女人挟住芝姑娘随后现身，在三丈外止步。

芝姑娘双手被反绑，神色委顿，一双仍有光彩的秀目，默默地注视着随时可一剑将绿衣美妇刺死的林彦，目光似在诉说些什么，恳求些什么。她樱口歛张，但发不出声音。

绿衣美妇左脚后移，退走的意向已先在眼神中出现。

“如果你想退走，那就是你的死期到了。”林彦冷酷的语音在空间里传播：“你已经在林某的剑势完全控制下，不要妄想侥幸。你们三个联手，也禁不起林某雷霆一击，不要以为这是空言恫吓，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就算你能毁掉我们，你的女伴也得陪葬。”绿衣美妇右首的女人说。

“你们想谈条件？”

“不错。”

“说说看。”

“还你的女伴，让我们平安退走。”

“这……”

“这是极为公平的条件，你不想发生玉石俱焚的惨事吧？这原是一场误会，是我们找错了人，非常抱歉！”

“找错了人？”

“是的，这是一场不必要的误会。”美妇语气极为真诚。

“好吧，你们把人放过来，就可以平安离开。”林彦散去剑上凝聚的功力说。

“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必须先退。以你的功力来说，还怕我们食言吗？”

“你们走。”林彦退了两步。

他当然明白，对方绝难逃过他的追击。

美妇们急急后撤，挟住芝姑娘的两女则不敢移动，以免引起误会。

人都退出五六丈外，两女将芝姑娘向前一推，转身飞掠而走。

林彦飞跃而上，收剑扶住被推倒在地的芝姑娘，一面解绑一面叫：“芝妹，不要紧吧？上苍保佑！”

芝姑娘娇躯略一扭动，发不出声音。

他手忙脚乱扶起姑娘的上身，一看便知姑娘被制了哑穴，拍开姑娘的穴道，他焦灼地说：“芝妹，你没什么吧？你……”

“彦哥……”姑娘抱住他的颈脖哭叫，泪下如雨。

“不要哭，芝妹，危险已经过去了，可把我急坏了，天幸让我找对门路。”他温柔地抬起姑娘的脸，轻柔地拭抹姑娘成串下滚的珠泪：“不要哭，他们虐待了你吗？受苦了吧？”

“彦哥，他们倒是很讲理的人，只是我心里焦急，绑得也难受，整夜都被她们押解着四处奔波，片刻不停，我好难过，好疲倦。”姑娘有气无力地说：“你放走了她们，彦哥，我真的很不甘心。”

“算了，芝妹，看开些吧。”他温言相慰：“只要你能平安无恙，哪怕要我放过梁剌皮，我也心甘情愿。”

“彦哥，我……我真的那么重要吗？”姑娘含泪羞赧地笑问，神情极为动人。

“老天爷，那还用问吗？”他扶姑娘坐好：“记得在家那十天

快乐时光吗？一家人把你捧凤凰般看待，我娘想女儿都快要想疯了。爹娘拒绝你再跟我出来涉险，要不是你坚持，哪会有今天的风险？娘一再地向我说，你的安全惟我是问，没想到一到夷陵，便……”

“彦哥，不要说了。”姑娘忘形地用粉颊掩住他的嘴，在他耳畔低声说：“都怪我不好，太大意，他们所用的手段也太高明了，谁也没料到有人敢于在天刚黑的时候，便公然在忙碌的客店掳人。”

“你是怎样被掳走的，我在内间怎么没听到丝毫声息？她们的武功自成一家，极为高明，但要想无声无息地把你从我身边掳走，极为不易，你……”

“迷魂药物，加上奇异的丝巾制喉，而且出其不意，她们做得极为成功。”姑娘苦笑：“如果你不在内间，由你亲自开门，恐怕你也难逃她们的计算呢。”

“她们为何计算我们，你知道吗？”

“她们是为傅姑娘主婢而来的。”

“哦，经过情形是……”

“她们向我逼供，追问傅姑娘主婢的下落，严词诘问你我是不是诱害傅姑娘主婢的主谋人。当我把与傅姑娘结交的经过说出之后，她们仍然不肯置信，诸多盘诘，声势汹汹。之后，似乎她们相信了，便不再盘问。接着是一群人奔东逐北，追查傅姑娘主婢的线索，好像曾经发生过几次打斗，可惜我一直被押解在后面跟进，不知所发生的事。总之，她们志在傅姑娘是不错的，彼此有何仇恨需要解决，就无从知悉了。傅姑娘主婢并未落入她们手中，这是无可置疑的事，不然她们必会让我和傅姑娘对质，以证实你我到底是不是诱害傅姑娘的人，或者证实你我是不是傅姑娘的朋友。”

“事情过去了，你平安无恙，我总算心满意足了，闲事不管

也罢。依我看，那些武功诡异的女人，很可能是两妖魔的爪牙，但愿她们就此放手，毕竟她们的恩怨与我们无关，她们不该再找我们算账的。走吧！我们到江边找船过江，赶快离开夷陵，只要有船我们就走，任何船都可以，愈快愈好。”

“是的，彦哥，我们重责在身，没有闲工夫过问这些无谓的江湖恩怨了。”芝姑娘整衣而起：“就算那些女人是两妖魔的党羽吧，似乎并不怎么穷凶恶极。她们发现我是女扮男装的，也没有用刑逼供；女人对女人，同性相斥，通常不会怎么客气的。彦哥，怎么走？”

“先到江边看看再说，也许可以找得到船。”

“那就走吧。”

走了十几步，姑娘身躯突然一晃，脚下虚浮。

林彦一惊，伸手扶住了她，讶然问：“芝妹，怎么了？”

“精神不济，有点发虚。”姑娘苦笑：“被她们拖着奔波了一夜，滋味真不好受……”

“不对，你的脸色……该死的！她们是不是在你身上动了手脚？那些鬼女人都练了些阴毒的邪门内功，制经脉令人不易发现。仔细想想看，除了感到精神不济之外，还有什么地方感到不舒服？”

“这……有点头晕，似乎……”

“似乎什么？”

“反胃。唔！大概是饿了。”

“反胃？头晕反胃，是有点空腹之象。想想看，她们的手，曾否在你身上主经脉附近游移过？譬喻说：手少阳三焦、足阳明胃、足少阴肾等等。”

“没有呀！囚禁与问口供时不上绑，迁移时仅用牛筋索反绑双手，负责看管的几个人轮流监视，并未受到虐待，如被制了经脉，我应该知道的。”

“也许你真的饿了，走吧。”

“饿得心中发慌，手脚无力，滋味真不好受。”姑娘笑笑说：“回到客店，我有两件事要做。”

“你是说……”

“大吃一顿，然后饱睡一大觉。”

“我仍在担心。”林彦双眉深锁，扶着她举步：“按理，一晚上不眠不食平常得很，你不可能如此委顿，回店之后，我得好好替你查一查各处经脉。”

到了江边，两人愣住了。

辽阔的江面帆影片片，风高浪勇，船上下往来为数甚多，但都在江中游悠然飞驶，相距最近的也在里外，叫破了喉咙也不会有船肯靠岸查问。左面是孤山，奇峰峻峭，风浪拍岸人兽绝迹。往右面的下游眺望，林中葱茏不见田野，看不到村落，连渔舟也不见踪迹。

“往下游去找村落，也许可以找得到小船。”林彦向下游一指：“那一带是平原，该有村落。”

“那些女人的船，不知是往上走呢，抑或往下放？我们真该早些前来抢她们的船。”芝姑娘苦着脸说：“往下游走，不知有多远才有村落，我……我走不动了。”

“不要紧，我可以抱你走，再远些可以背。”

“不要，羞死了。”姑娘脸红红白了他一眼，羞恹恹地贝齿咬着下唇：“我还走得动。”

“羞什么？你穿了男装是不是？”林彦也禁不住笑了，姑娘那撒娇的神情的确动人：“脸红啦！真是个大姑娘了，不再是不懂事的小丫头啦！唔！有人来了。”

近山脚的树林中，踱出曹明和两名大汉。

“噢！曹老爷，你还没走？”林彦颇感意外地问。

“我敢走？”曹明快步走近苦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事